



徐则臣 (连载二)

我爸早年在海陵学医，在此之前因为车船免费，混进了大串联的队伍里，到过上海和北京。尽管那时候南京路和长安街上没几辆车在跑，父亲也算是见了世面的人。我妈生在比当时的花街还乡下的乡下，串联没她的份儿；在我决意去北京之前，她见过的最大的城市就是三百公里外我姐姐嫁给我姐夫的那座城市，所以，她对我去北京直犯嘀咕，那么大（她当然知道北京很大），远得不知道在哪儿了（我妈对地图的理解局限在运河地区，她必须以运河为坐标，才能判断出东西南北），咱儿子能行吗？我爸连回忆加虚构，把近半个世纪前的北京搬到现在的古都，说得像家门口一样熟悉，我妈才勉强战胜了自己的恐惧。为了让自己更踏实一点，她每天晚上都跟我爸抢电视遥控器，我爸要看本地新闻，她要看北京台的新闻，天气预报也不放过。而现在，我妈每次回乡下给外公外婆

上坟，回来都要感叹：  
——都出去了。都出去吧。跑得越远越好。

她说的是村子里空了，年轻人都出门打工，到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苏州、宁波和北京。待在家里的都是老弱病残，每天通过电视、电话和手机短信想象远在世界上的亲人。尽管他们和我妈一样，头脑中缺少完整的中国和世界地图，但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：到世界去。必须到世界去。如果谁家的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地在村头晃荡，他会看见无数的白眼，家人都得跟着为他羞愧。因为世界早已经动起来，“到世界去”已然成了年轻人生活的常态，最没用的男人才守着炕沿过日子。

无法想象的，无法理解的，现在是最基本的现实。现实总是正确的，于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到世界去。如你所知，世界意味着机会、财富，意味着响当当的后半生和孩子的未来（我所了解的三十来岁的打工者，倘若不能将孩子带在身边，他们的异乡打工生涯多半计划在五十岁之前结束，挣够了辛苦钱，以便供养孩子、老人和自己的后半生），也意味着开阔和自由。后者往往被我们忽略。

生存固然是我们活着的第一要务，不过我们一定也知道，在当下无穷的年轻人中，出门，出走，到世界去，毋宁说源于一种精神的需要。通俗的说法是：出门透透气。天下氧气的成分都一样，一口气吸下去你不会比别人抢到更多的负氧离子，你抢到的只可能是更多的一氧化碳、二氧化碳、工业废气和汽车的屁。比如北京。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城市里，污染程度超过它的没几个，我和四条街上的伙伴们还是烈士一般尖着脑袋去了。我们在北京的天桥上打着被污染了的

喷嚏，然后集体怀念运河上无以计数的负氧离子，怀念空气的清新甘冽如同夏天里冰镇过的王子啤酒，但是怀念完了就完了，我们继续待在星星稀少的北京。而在花街，每个夜晚，你抬头都会看见幽蓝的夜空里镶嵌了无数的水晶。北京不宜人居，但它宽阔、丰富、包容，可以放得下你所有的怪念头。所以说“透透气”的时候，我们的谈论对象不是两叶肺，而是大脑。

生活可以很苦，住地下室，吃盒饭，出了门照样乐乐呵呵。我朋友的朋友，在北京付不起房租，自己用钢筋、泡沫和防水材料做了一颗巨大的蛋，有床铺、书桌和简单的洗漱设备，关上门百无禁忌，他活在创造的快乐和对未来美好的幻想里。我朋友的朋友的朋友，弓腰驼背挣了两年的钱，揣在兜里去了西藏，每天除去吃睡，专职围着八角街转圈子。他说转街时自己变成一朵云，转得越久，精神上的杂质越少。一年过去，他重新作为一个最穷的人，眉毛胡子长到一起地回来了，声称挣下点钱还去。

到世界去。我忽然想起花街上多年来消失的那些人：大水、满桌、木鱼、陈永康的儿子多识、周凤来的三姑娘芳菲，还有坐船来又离开的那些暂居者。他们在某一天突然消失，从此再也不见。他们去了哪儿？搭船走的还是坐上了顺风车？

晚饭的时候我顺口问了爸妈。

——我要知道早就把他们找回来了。这是我妈说的。

——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要走的你挡不住，找回来他还会走。这是我爸说的。

——老初，你是说平阳？我妈说，儿子，你就不再想想？“以色列”这名字我怎么一听到就觉得

心慌呢？

——我想好了，妈。事情转到我身上了。

——那国家就是偶尔会打仗。我爸说。

——还偶尔会打仗！我想起来了，巴勒斯坦，加沙，大马士革！我妈说，你知道什么是打仗吗？儿子，你再想想。咱们的房子可以卖，你想用这钱干什么都行，咱能不能不去那地方？

我已经想好了。很久以前就想好了。事情转了一圈转到我身上。为了免掉各位读者的猜谜之苦，需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此番回故乡我是为了卖房子。我将去耶路撒冷念书，那个有石头、圣殿和耶稣的地方。我不信教，只是去念书。耶路撒冷，多好的名字，去不了我会坐立不安。

——他们坐船和汽车走，你坐飞机走。我爸说，声音很忧伤。

——那，我妈说，你会回来的吧，儿子？

——什么话！我爸用右手手指的骨节敲了一下饭桌。

——我不是担心咱们儿子嘛。我妈眼圈就红了。

吃饭吃饭。阿尔巴尼亚从我脚面上跑出去，坐到电视前。我回来了，我妈不再抢看北京台，现在播放淮海市新闻。一列火车停在电视屏幕上，火车四周是苍苍阴郁的野地。一条河贴着火车流淌。主持人用干硬的声音说：

——今天清早，从北京始发途经我市的某某次列车因故障滞留一小时十六分钟。据专家介绍，本次故障系动力系统问题所致，经检修迅速排除故障，顺利抵达我市车站。在此，铁路方面特向我市乘客致以诚挚的歉意，对我市市民的理解与支持报以由衷的感谢！

(未完待续)



陈彦 (连载19)

“反正我不出院。我脑壳疼，蛋也疼，腰也拾不起……”

就在这时，安北斗走了进去，朝他们中间一站，故意表现出一副一切都听清楚了的神情。随后，安北斗就比较强硬地给温如风做了几天几夜思想工作，让麻利回！小年那天，县城四处放起鞭炮，敬起灶司老爷来，温如风再也睡不着了，便就汤下面说：“年后你还负责把我抬来。”说完就让安北斗把他背到车站去了。

## 12 大年

腊月二十九那天，安北斗又被南归雁叫去谈了一次话，首先还是说提正股级的事。安北斗也能听出话音来：倘若能把温如风稳住，正股级就有门儿；若再上县去闹，不仅正股级泡汤，而且还要给他处分。

安北斗说：“关键是公安局得抓紧破案。”

南归雁也挺着急的：“案子毕竟大小，眼看过年了，老虎沟乡又出一起恶性杀人案，说省厅八处都来人了，县局几个科全上，人手都不够。温如风的案子太小，又交回派出所，让老何办了。”

安北斗一听就急了眼：“人家告的就是老何，还让他办，这不是老鼠舔猫鼻子——寻着找咬吗？”

南归雁也没法，他还找何首魁谈了一次。老何待理不理的，只顾用老虎钳子和钉锤修理一副开关不灵便的旧手铐。他说得多了，老何还了他几句：“你是城里长大的，哪知乡间的事，乡里打捶闹仗，把谁脑壳拍一砖，卵蛋踢几脚，都是常事。啥案都破，都拿人，把你镇政府关满也关不下。”他说：“那你咋办？”老何说：“拣重要的办。”他问：“什么是重要的？温如风都闹到县委大院，惊动了中石书记，还不重要吗？”何首魁用钉锤砸得手铐哗啦啦直响说：“毕竟脑袋没打坏，蛋也还有用，那就得朝后搁。一旦把脑袋和蛋打坏了，那就是重要案件，就得朝前放。”南归雁当下就急了，问他：“春节后他要再到县上闹咋办？”老何说：“让闹去么，只要他不嫌耽误工夫。”他说：“问题是温如风确有冤情，一棵大树不翼而飞，损失好几万，孙铁锤连一句话都没有。现在又打成这样，你派出所能没有责任？”何首魁啗啗把修理手铐的工具一撂说：“哎，你书记可不能这样说噢，我就这五六个人，两三把枪，十来副手铐还有锅盔没牙的，管着一镇一乡呢。”南归雁也话里有话地说：“你不是还有联防队吗？叫驴不是都在帮你办案嘛！”谁知这话把何首魁逗乐了：“用叫驴咋？就那点经费，联防队能雇几个人？叫驴一分钱不要，整天帮着跑腿抓人，放到你南归雁当所长用不用？”他又急忙转圜说：“我又没说你不该用，只是温的案子也不敢轻视啊！”还没等他说完，何首魁就接过了话茬：“光偷树案今年一镇一乡发生了三十七起，你就是把这几个干警的命要了，案也破不完。何况我们日夜破着呢，这不，都快大年三十了，还逮了几个回来正审着，没闲过！”老何说得很不客气了。再加上派出所又不归镇上领导，所长尊重地方了，给你一点面子；不尊重了，把你弹得嘣的一声响，气得你只能揉肝。话就再谈不下去了。

正是看到形势严峻，南归雁才找安北斗的。他只能要求自己人做好自己的事：“春节期间，你可得给我把人看好了。明天就是大年三十，我今晚还得回市上一趟。一切都等过了年再说吧。我是希望趁年关，跟你那老同学好好聊聊，也跟孙铁锤谈一谈，尽量让他们坐到一起，化解一下矛盾……”

“咋可能呢？”

“咋不可能？”

安北斗说：“温如风直到现在都一口咬定是孙铁锤下的毒手。”

“可孙铁锤那天晚上一直在村里开会，有证人哪！”

“干那事他能亲自动手？”

“证据呢？关键是要拿出证据。北斗镇再不敢出么蛾子了。这个年关你可重任在肩哪！”说着，南归雁还拿出两瓶酒和一些糕点糖果来，“是我看望嫂子和孩子的！你大我两个月，就算兄长了。”

安北斗咋都不要，说：“这成什么话，我都没给你行礼。”可南归雁硬是把东西塞在了他怀里：“你也辛苦了，在县医院守了一个多月，回家啥都没准备，还得继续看住人，不容易！我母亲一直在住院，我也得趁年关回去尽几天孝。不瞒你说，老人得的是肺癌，大概没几天了！”他说得鼻子有点酸楚。安北斗急忙说：“放心吧，你好好回去尽孝，这边有我守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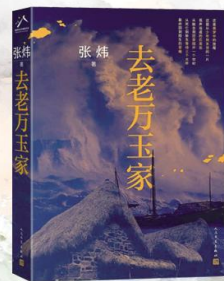
南归雁紧紧握了握他的手，心事重重地走了。他怔了好半天，觉得对老同学有了深深的歉疚感。

当天晚上，他就回北斗村了。

(未完待续)

# 去老万玉家

张炜 (连载 65)



“啊！是这样！”他仔细回想，以免遗漏某些细节：内外两间全是书与画，主要是画；浓浓的油画颜料气味有些刺鼻。他不解的是，冷大人为什么要无休无止地做同一件事，只画圣女贞德和万玉大公，最终却将两人混而为一？她们的眼神、身姿、面庞，都化成了一个。他难以解开心头的困惑，只说：“那里挂满了半成品，因为要反复修改才好。冷大人要画出最好的大公像，我想是这样。”

“我想问你，那个圣女贞德为法兰西皱眉，又是一位古人，哪里会与我相像呢？”她歪着头，一副饶有兴味的样子。舒莞屏被这一问难住了。他需要好好想一想。最后他说出了自己的结论：“大公，因为您和她一样，骑在马上；还有，您和她同为巾帼统帅。”她打断他的话：“我是说脸部，眉眼。”他发现她变得极为严肃，有些紧张地咽了一口。他仰头看一眼，又转向一旁，说：“大公的眼睛和圣女贞德相似；鼻梁高挺；自胸肩以下全都一样挺拔；而腰部那么紧致。”他想寻一个更恰切的词儿，却发现有些蹩脚，立刻缄口。

室内没有一点声音。他不敢注视大公。大公的呼吸变得细微以至于全无，胸部起伏。她走近一步，目光在他的颈侧停留，沿耳部挪移，上至发际，又转向脑廓。“公子能平安归来就好。这次出巡让我后怕。”她这样说，看着他的眼睛。“大公，这次去捕蜚场，当是我最难忘的。”他转向一旁说。

大公轻轻一咳：“非也。断不可如此孟浪。如寂寥，就去教我几句洋语吧。也可于近处走走，比如火器营和种植营。”“大公刚刚去过火器营。”“是的，那是我们的重地。如今它不只仿造西洋火器，还能有些新奇制作。公子待天气转暖一些，不妨去营中看看。”“我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。”

他们开始吃茶点。咖啡仍然热烫。精致的点心装在镀锌盒中，上有洋行标识。想想大公言及冷霖渡所用之物“费了不少银子”，觉得未免奢靡。不过，冷大人将圣女贞德的神形赋予大公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奢华。大公坐在稍高的雕花椅上，鼻翼微翕，以疼怜的目光看来。门外传来马嘶声。“它们在唤我呢。”她这样说，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

“又要有新的战事了。”大公语气平静。他手中的咖啡泼出了一点，“这一战或比夺取黄金通道还要惨烈。与过去不同，而今诸事难料。革命党人在南国起义，其势力已不可小觑。一月前革命党总首遣特使潜入半岛，说来也巧，此人与舒府有些过往。”舒莞屏站起：“他认识舒员外？”“不，是舒济大人。令尊曾在他出洋时赠予一千大洋。”大公放下杯子。他看着她：“革命党要‘驱除鞑虏’。”这是他在南国听到的一个词儿。他站起：“既如此，也就不为仇讎。”大公微笑，取了一旁的披肩。

“我将与这位首领特使会面，日期未定。地点也许在烟台顺德饭店，公子对那里是熟悉的。”

舒莞屏轻呼一句：“They didn't pick me up. (他们不来接我。)那是我从前第一次归来下榻的地方啊，是当地最好的饭店，听说，”他微锁眉头，“也是马关条约换约签署地。”“是的，革命党人

把会面地点选在那里，也许另有深意。”

## 三

天气快速转暖。“这是沙堡岛最好的季节。”憨儿说。是的，近海没有酷暑。因为对烟台之行的隐隐期盼，舒莞屏对转换的气候不曾在意，竟穿了厚厚的衣装出门。他们要去辅成院听一场“义理”之辩。他从未聆听提调大人言说，甚是好奇。进入大堂，只有不多的人，是从府中各处来的。两位“通嘴子”趋前施礼。从他们口中得知：今天的宣讲者并非提调本人。舒莞屏有些失望。

时间已到，听者寥寥。言说者一袭长衫，头上插一竹篾。所议“仓廉实与礼仪荣辱”，并无新意。舒莞屏听了一会儿即退去，前去探望提调。小棉玉当值处距老星象师一廊之遥。提调不在，顺路走进观星堂。老者正伏于星图，手握一把棕色小尺。“紫薇。摩揭之睽违。水逆命宫。吠。”老人低语，一仰头呼道：“总教习大人！”舒莞屏上前搀扶，对方还在摇头：“煞星逆扰，河东始乱。”“又有战事？”“唔，唔唔。”

离开观星堂，那个摆弄古币的匠师见了舒莞屏即热情邀入。在一间安静的屋子里，匠师指着一位长发紧束的年轻人：“我的弟子！”话音刚落，伏案者抬头，是一位额头饱满的男子。“拜见总教习

大人！”男子身边是一些不大的木板，染了各种颜色。舒莞屏认出是新老银票雕版，它们不无烦琐：一张小小的银票须数千雕版套印，纹路纵横，纠缠而不紊乱。最大面值的银票上有大公侧像：额头、紫巾束发、鼻与唇，在在毕肖。舒莞屏取起墨气清新的样张嗅了嗅，远近移动。匠师赞叹：“这是三番套印、设多处仿冒密纹。”说着将银票移至耳畔，弹击一下。

年轻的雕版师叫“五微子”，为匠师得意门徒。“实为银库干才。”老者手指弟子，满脸怡色。舒莞屏对雕版师甚有好感，问了年龄，才知道对方大自己七岁。“五微子”原在胶州银庄做事，后去莱州沙河电报局，辗转来到沙堡岛。舒莞屏从对方微锁的眉宇看出了多思，从紧抿的嘴角看出了执着。他端起那双奇异的手：粗糙且布满大小创痕。

憨儿进来禀报，说提调大人已回居所。舒莞屏向师徒俩告辞。小棉玉的居所比想象的要大。它在沙岗西侧，由正屋和边厢组成一个小院，院内有竹子、木槿和花椒。舒莞屏在厢间看到三节棍和连索镖，还有一对石锁。他拾起一对石锁，很沉。屋内有蒲垫和软椅、三五个蒲墩。一盆文心兰、一盆矮小的黑松。从敞开的门扉可见卧室火炕，炕席由紫白两色高粱篾儿编成，闪着油光。

(未完待续)